

旱碱麦，亮丽的乡村诗行

宁雨



6月的阳光，在天地间欢畅穿梭。在河北沧州黄骅市后仙庄村北洼，自打麦子播种，刘玉锁几乎每天一早都要来洼里转一圈，瞧瞧麦子长势，查看有没有杂草、虫害、锈病，是不是到了飞防的最佳时机。作为村党支部副书记、种地的“土行家”，刘玉锁既为自家麦子操心，更为全村麦子操心。

此刻，丰收的旱碱麦已经进入入囤。刘玉锁走在金色的麦茬地里，黧黑的脸上漾起深深的笑纹。几天前，联合收割机威风凛凛地开进这片大洼。仅仅3天时间，3800多亩旱碱麦就被割了个精光。一亩旱碱麦，多数都能达到260公斤到300公斤的产量，好地块竟超过了350公斤。这样的土地，这样的收成，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啊！大囤满、小囤流的景象，结实实地实现了。

“用好盐碱地，种好中国粮”。作为一个种了几十年地的老庄稼把式，刘玉锁充满自信。

2013年，“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”启动。那年秋天，刘玉锁家的田地上演了一场精彩的“戏法”。

一台村里人从未见过的大机器开到玉米地边。“呼啦啦”机器启动，一转眼，七八行玉米连带着秸秆就被机器“咔嚓咔嚓”吞进肚里。这“吃相”让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阵低声惊叹。不过，它吃得快，吐得也利落。玉米棒子一个接一个被送进仓斗中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机器身后，粉碎过的秸秆被均匀地撒回田地里。小半天工夫，十几亩地的活就干完了。收完玉米，再种小麦。刘玉锁请来翻耕机，又是不到半天时间，玉米秸秆连同地里的杂草，全部被翻扣到了30厘米深的地下。紧接着，轮到旋耕机、播种机登场，由一台大拖拉机带着，耙地、播种、施底肥，一溜烟就干完了。

“这就叫农业现代化吧？今年可见识了。”村民们之前也听说过这些先进的大机械，但总觉得那是很远的事。刘玉锁家一个星期之内连上演秋收秋种戏法，在村里引起不小轰动。

“戏法”虽然看着热闹，但有的村民还是对实用性不以为然。有人说，钱烧得

呗，又不是身子骨儿不好自己干不动。也有人说，把秸秆卖给奶牛场还能挣点钱，翻到地里那不是白白浪费？还得给农机手出工钱。在村里十字路口，刘玉锁给七嘴八舌的人们算了一笔账：依靠人工，光掰玉米棒子，“白加黑”地干，每家也得干上十来天。再加上耕地、耙地、种麦子，每年都得鼓捣一个月。费工费力的事，上岁数的人干不动，还得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拽回来秋收，耽误人家工钱不算，路费不也是一笔钱？机收机种，动动嘴皮子交代两句，活儿就清了，一季能省出20天时间。两个壮劳力，多打20天零工，能多挣多少钱？秋收省了时，种麦还能抢到好墒情。背着抱着哪个划算，大家伙儿自己掂量。

尽管当场没多少人明确表态，但刘玉锁清楚，自己精心策划的“戏法”已经达到了目的。“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”，向盐碱地要丰收，农业专家给出了“培育良种、改善土壤、优化种植”的套餐方案。当了多年村干部，刘玉锁深知：好办法与好落实之间，最实际的就是自己带头干。

事实最能服人。因为秋收快，抓住了好墒情，第二年春天，刘玉锁的旱碱麦返青格外早，而且麦苗又齐又壮，原本的盐渍“秃地片儿”也显少了。再看没有进行深翻、秸秆还田的旱碱麦地，麦苗稀一片、密一片，庄稼人看着就闹心。一时间，乡亲们纷纷仔细盘算起秸秆还田、机收机打的事儿。

刘玉锁记得很清楚，后仙庄村一户不落地实现农事机械化，仅仅用了3年。3年，大机械作业为盐碱地土壤改良带来的益处已经是肉眼可见。地里盐渍斑块越来越少，连原来根本不长麦苗的秃地，也能种麦子了，全村旱碱麦播种量每年都成百亩增加。当黄骅市农业部门第一次组织深松土地的时候，村民一改之前的观望态度，家家户户奋勇争先。大家都说，这深松作业是给土地舒筋活血，土地舒坦着呢！免费深松让多年板结僵硬的深层土地痛痛快快地伸了个懒腰，蓄水、排涝的本事更强了。秋耕时，乡亲们抓一把泥土捧在手上，只觉得暄暄腾腾，隐隐约约还有了些油性，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的事儿。

村里人私下里喊刘玉锁“土行家”。这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汉子，在科学种田上真不含糊。他头脑活络，特别喜欢接受农业科技的新生事物。他的堂嫂在农业科研单位工作，每每见面或电话联系，刘玉锁第一件事就是向她打听有啥好种子，有啥种地的新方法。几个反响不错的新品种，都是刘玉锁在村里率先试种、率先丰收。

科技种田如同吃甘蔗，越到深处越甜。对于大机械作业、秸秆还田、旱碱麦沟播等新技术，刘玉锁如饥似渴，处处留心，考察求教。“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”实施10年，他率先把自己从一个传统庄稼把式变成了科技新农人。

“玉锁叔，今年一亩地播多少麦种合适？”

“玉锁老弟，咱这麦子该喷磷酸二氢钾了不？”

刘玉锁用自己的新本领、新知识，回应对乡亲们对于土地的热情。在他带动下，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成了后仙庄村科学种田的主心骨。

10年看巨变。千百年以来深受盐碱之害的大洼，如今化为一马平川的原野，村舍俨然，庄稼油绿。特别是到了五黄六月，风摇麦浪，千里麦香。如果在高空俯瞰，整个平原真像一张嘴角上扬的金色笑脸。

低产印象深刻。那时候，土地产量低，少年张卫军时常被父母打发到大碱洼里采野菜填肚子，碱蓬等野菜成为他重要的成长记忆。当然，饥饿也挡不住少年飞扬的心。他想，这遍地的野菜如果都变成麦子多好。一望无际的大洼，如果满洼都能种上麦子，那能让多少人吃上饱饭啊！

1988年，张卫军农校毕业，被分配到中捷友谊农场农科所工作。之前，农科所已经从事旱碱麦品种选育多年，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和科研经验，并且有了宝贵的研究成果——“冀麦32”。“冀麦32”在黄骅农村示范种植，旱碱麦亩均产量从原来的几十公斤一下子提高到150公斤，上了一个大台阶。

张卫军很快融入了旱碱麦育种团队。这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。返青时间、返青率、拔节时间、分蘖率、成穗率、扬花时间、株高、根系深度、穗粒数、单粒重……一个个科研数据，都要靠试验田里的现场调查和实验室里的周密分析来取得。育种组当时只有3个人，而列入调查的小麦品种多达40多个，调查范围足足4亩多地。

初冬，试验田里的麦苗准备休眠。渤海边的寒风，钻皮钻肉。在室外待上半个钟头，手脚就冻得由疼而麻。为了获取旱碱麦越冬前的关键数据，张卫军和同事们带着尺子和笔记本，在麦田里从清晨干到擦黑儿。虽然工作条件艰苦，但他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，用一次次冻僵了再回暖的双手，精确完成了大量的测量和记录工作。

春天里，旱碱麦起身拔节。为观察麦苗长势，越是特殊天气，张卫军越是往田里跑。一天下来，脸上身上都粘满带着浓浓咸味的泥土。到小麦秀穗开花期，科研观察的时间就得按小时计算。张卫军每天至少往田里跑三四趟，只为捕捉某个特殊节点的数据。

水滴石穿。张卫军相信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，就一定能够培育出更优良的种子。

观察中发现，“冀麦32”耐寒、耐旱、耐盐碱，表现出很好的韧性，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：它们平均株高超过1米，这个“身高”对于当地临海多风的气候条件来说，实在太高了。所谓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麦子株高，抗倒伏能力就差。而倒伏正是麦子减产的因素之一。

为了选育更适宜的“矮个子”麦种，农科所扩大观察范围搞调查对比，到“冀麦32”大田中进行地毯式寻找，最终获得500个变异株单穗。这让张卫军非常欣喜。单粒点播、单株调查、考种、行播、人圃试验……对农业科研人员来说，时间总是过得飞快。转眼8年过去，他们终于筛选出20个优良株系出圃。再经过3年的品系比较、生产试验，最终在2015年育成“捷麦19”。这个新品种，株高降低了10至15厘米，秸秆也更加粗壮。它扎根的本领也更好，根系深度比普通小麦增加了0.3至0.5米。

“捷麦19”是张卫军和同事们为盐碱地的种植环境量身打造的专属小麦。周围村庄一经示范，第二年就有很多乡亲们主动选择了“捷麦19”。大家都说，这个品种不挑地。2023年，后仙庄村的耕地中绝大多数种的都是“捷麦19”。

为了给当地传承千百年的传统耕作方式赋予科技之“芯”，张卫军这样的一大批科技人员，几十年如一日接力攻关。今年，黄骅市旱碱麦播种61万亩，比2013年增加近10万亩。推广的旱碱麦新品种，除了仙庄片区的“捷麦19”，还有“沧麦6002”“沧麦6003”等等。还有一桩意外之喜：由河北援疆工作者做媒，“捷麦19”与新疆若羌、和硕的大片盐碱地“结缘”，喜获丰收。

旱碱麦，亮丽的乡村诗行，正徐徐铺展。

关心土地和庄稼的年轻人口中，“旱碱麦”成了高频词。大家伙儿心气足了，纷纷表示要为村里做点事，才算不辜负这村子发展的好光景。

“美丽庭院”“十星级文明户”创建，家家户户自觉自愿。74岁的王如春当上村里的清洁员。每天一大早，老人家就兴冲冲冲上岗了，清垃圾、整地面、除杂草，犄角旮旯定时喷药防虫，跟侍弄自家院子一样勤快。见到村里老哥们儿，他总笑呵呵地说，把街道收拾妥帖帖的，自己也舒坦。

后生们动了回村创业的心思。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刘建，今年41岁，高中毕业后一直在黄骅市里做工程。2021年村委会换届，他果断选择了回村工作。村里旱碱地治理好了，乡亲们种地也不再赔钱，今年一亩地还能赚上几百元。他想带着大家伙儿把相关的产业链做起来，让旱碱麦真正成为一篇大文章。

王园园是第一批回村创业的年轻人之一。她今年37岁，娘家在沧州海兴县。他们这茬人赶上了好时代，沧州黄骅市大发展，个人的机会也多起来。20岁那年，她来黄骅工作，并和老家在后仙庄村的丈夫结了婚。夫妻俩一个在企业打工，一个经营混凝土罐，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2021年，村里选网格员，王园园考虑再三，毅然决定回后仙庄村参加工作。做网格员之外，王园园和妯娌在村南路边开起一家小饭馆，主打传统风味。妯娌擅长做羊汤，王园园最拿手的是手擀面、烙饼、水饺、面花。做面食，当然选用自家产的旱碱麦。每天一早，王园园通过手机视频展示新采购的食材，茴香、韭菜、鸡蛋、黄菜、豇豆、黄瓜，每一样都新鲜水灵，旱碱麦做成的各式面食更是喷香好吃、独具卖点。小饭馆里回头客多，套餐爆满，还要“翻桌儿”。累是累了点儿，但充实而快乐。

旱碱麦的产业链怎么做？王园园抢占先机开了饭馆，刘建想的是面粉加工项目。仙庄片区的旱碱麦独具特色，富含多种营养物质，吃着香甜，嚼起来格外筋道。这么好的麦子，必须让品牌响亮起来。刘玉锁则认为，要想增产又增收，就得继续推进土地流转，搞合作社、现代农庄。村里已经扶持了一家种粮大户，合作了一家农场，大户和农场都搞生态种植，粮草轮作，干得很漂亮。

在面花制作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，后仙庄村在一个老面粉厂基础上改建了面花非遗工坊。农业上市公司的老总和专业人士也来了，他们对大洼集中连片的盐碱地展现出极大的热情……

旱碱麦，亮丽的乡村诗行，正徐徐铺展。



我与一座城

湛江的红树林

何武豪

在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，有一座城市以“红树林”闻名，它就是我的家乡广东湛江。

前不久，我和朋友来到湛江麻章区湖光镇的金牛岛红树林片区，细细品味“海上森林”的魅力和傍海而居的诗意。一行人乘船穿行在密密匝匝的红树林里，近距离观赏红海榄、白骨壤、桐花树、秋茄和木榄等红树品种，船随岛转，树映眼帘，仿佛置身于“树在海里，人走林间”的梦境中。

人与城的缘分，常常从第一次接触开始。1987年我参加高考，从乡下来到湛江城读书，学校在麻章区（当时是郊区）。班上一位同学家住湖光镇，曾带我们去他的村庄看海边的红树林，那是我初次感受红树林扎根大海的壮美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湛江，被分配到一家省属驻湛单位工作。因业务需要，经常奔走于单位与港口之间，蔚蓝的海水、高大的龙门吊、满载货物的巨轮以及在红树林上飞翔的白鹭，都成为常见的风景。

湛江市是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，也是一座宜居宜业的海滨城市。20世纪80年代，赤坎与霞山两区面积不大，南北长，东西窄，且相距较远，湛江开发区才刚刚起步。参加工作3个月后，我买了一辆单车，每逢周末，就骑车到市区各处逛。当时连接赤坎区与霞山区的大道有3条：摇曳着椰子树和棕榈树的海滨大道，开满紫荆花的人民大道，以及长着一排排木麻黄树的霞赤路（后改为湛川大道），我的单位就位于霞赤路与机场路交会处。

早上，向北骑行到赤坎老街寻访旧时光，逛中山路、南华广场，又沿着民主路骑行，到达广州湾商会会馆旧址，再穿过和平路骑楼建筑群，在幽静的古巷里敲响清脆的铃声，看映在墙上的斑驳影子。下午，向南骑行到霞山，霞山旧称西营，濒临海湾。从单位出发顺坡而下，过海头，经大楼，再到东风街，那是湛江最热闹的地方。

与赤坎、霞山隔海相望的坡头区，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人员和车辆往来需要在平乐渡口排队搭乘轮渡过海。有时我去坡头办事，或者去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同学，为图方便就曾多次冒着风浪乘坐小船颠簸过海，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

如今，湛江海湾大桥长虹卧波，飞架大海之上，使得坡头区与霞山区连在了一起，一改交通不便的历史。随着海东新区的成立以及调顺跨海大桥的通车，坡头区已成为湛江投资开发建设的新热点。

几十年一晃而过，每当看到矗立在人民大道的“风正帆悬”雕塑，我都心生感触。这座寓意着“乘风破浪，直挂云帆”的地标性建筑，以前看来是“巨无霸”，因为周围空旷，除了一家酒店，还没有其他高层建筑物。如今，湛江海关等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大道上车水马龙，城市空

间变得充盈饱满。那些生长在沿岸滩涂上杂乱无章的红树林，经过多年的修复和治理，也变得葱郁漂亮、精神抖擞起来。

以前，有外地朋友来湛江，我就陪他去东海岛的“龙海天”看大海和沙滩。如今，“海在城中，城在海里”的城市发展理念愈发明朗，阳光、沙滩、浪花和海鸟，这些魅力无穷的海景就在家门口。湛江打造出3条观海长廊：霞山区的金海岸观海长廊、赤坎区的金沙湾观海长廊、坡头区的东海岸观海长廊，每一条观海长廊都建有栈道，栈道一直伸入逶迤繁茂的红树林，与海天相接，与碧波相连，让人一饱眼福。

金沙湾一带更是成为湛江的城市新名片，不仅有观海长廊，还有海滨浴场、海上运动中心等，我常来这里休憩游玩。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，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，黄昏时分就踩着长长的灯影，徜徉在长长的观海长廊。月亮从红树林上缓缓地升起，面前的大海泛着闪闪的银波。如果海风也长着耳朵，听到的大多是情话，椅凳上坐着肩靠肩的情侣，就像是两朵依偎着的浪花。海风吹来，有人抱着吉他，正在弹奏着《爱上这片海》，全身心地陶醉在海天一色的月光里。

在湛江，我常能感受到，大自然的馈赠是多么的珍贵！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、护岸固堤、净化海水与空气的能力，被誉为“海岸卫士”。近年来，湛江大力实施“绿美湛江”生态建设，加强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和集中连片修复，走出一条生态优美、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。目前，湛江红树林面积恢复到9958公顷，占全国红树林面积的33%，湛江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红树林之城”。

晚上，我又沿着金沙湾观海长廊散步，看星光下的大海，看夜色中的红树林，看灯火中的沿岸风光……



“捷麦19”三圃繁种田

二

从“以地适种”到“以种适地”，让种子和土地相向而行。这一理念，对盐碱地综合利用影响颇深。农艺师张卫军等农业科技工作者，正是沿着“以种适地”的科研思路，不舍昼夜，默默耕耘。

张卫军从小就对这片盐碱地的贫瘠

三

今年旱碱麦开镰之前，后仙庄村唱了一个星期的大戏。

麦收前唱几场河北梆子，是村庄多少年的传统。这传统，从2022年又拾起来了。锣鼓点一响，整个村子的精气神都为之一振。男女老少聚在一块儿，原本不咋

图①：河北沧州黄骅市仙庄片区旱碱麦开镰。黄骅市文联供图

图②：刘玉锁在查看旱碱麦长势。傅新春摄

图③：张卫军（左二）带领年轻同事开展田间调查。刘凯摄
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

大地